

山海情韵

一场城与校的“双向奔赴”

□骆浩冉

“下一站,石油大学站”,伴随着地铁1号线车厢内的语音播报声,我的思绪从家乡回到了东海之滨。白驹过隙,我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工作已接近两年。这期间,自己就像一名旅行者一样,探寻着西海岸新区的一草一木。缘于对历史的兴趣,我在翻阅新区发展史和石大校史时发现,2024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既是西海岸新区获批设立十周年,也是中国石油大学选址青岛办学二十周年。十年、二十年在历史长河中虽显渺小,但对一个新发展的事物来说却显得尤为关键,从两者的发展历史中,我真切感受到了“相得益彰”这个词的含义。“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二十年前,中国石油大学初迁青岛,面临着规划建设校园等诸多挑战与困难。但素来能吃苦、肯奋斗的石大人承受住考验,赶工期、抓进度、保质量,凭借不服输的劲头,硬是在荒芜的土地上建起一座现代化校园,最终有了四季花开的唐岛湾校区。而十

年前西海岸新区也刚获批成立,它如乳虎雏鹰,在党和国家的殷切希望下,在全国人民目光的注视下,创新摸索着起好步、开好局,找准体现区域特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子。起步阶段的艰辛与探索,成为新区与石大共同的旧时印记。

“吹狂沙始到金”,经过多年的飞速发展,如今的新区与石大都已旧貌换新颜。十年间,新区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跻身国家级新区前三强,成为具备强大拉动力量的增长极;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影视之都”“音乐之岛”“啤酒之城”“会展之滨”四张名片愈发闪亮。同时,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扎根青岛办学二十年,迸发出更加强大的发展动力,办学质量不断提高,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科研实力逐年攀升。十载风雨同行,二十年星夜兼程,新区以最大诚意支持石大在新区的发展,石大也为青岛市和西海岸新区培养了更多专业化人才。这份“互相成就”,昭示着下一个十年将更加美好。

“不畏浮云遮望眼”,向新而行,未来十年,是新区与石大共同发力的又一关键期。西海岸新区将会继续努力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示范引领区,坚定地承担起国家级新区的历史使命。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则将朝着“全面建成中国特色能源领域世界一流大学,为‘双碳’背景下国家能源战略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为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素质人才和高水平科技服务,打造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石大样板’”而努力。

想起去年夏天的唐岛湾畔,夜幕降临,漓江西路旁的高楼光影流动,尽情绽放着现代化都市的魅力,“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庆70周年”的祝福语在上面滚动播放。漫步公园栈道,望着绚丽的光影,我感受到了双向奔赴的意义。从昨日的艰难起步,到今日的璀璨辉煌,再到明日的无限憧憬,新区与石大的每一步都充满坚持与努力,这也让我这个“新市民”对未来有了更多期许。

朝花夕拾

燕儿双双飞

□张会堂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所以想起《乌衣巷》的这两句,是因为前段时间,门前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一个月前的某天中午,隐约听到有燕子鸣叫的声音。推开门,发现楼道的窗台上站着两只小燕子,浑身披着乌黑的羽毛,胸口下的一撮白羽微微泛黄,小脑袋来回晃动着,那小巧玲珑的样子煞是可爱。看到有人出来,其中一只有些慌张,扑扇着翅膀在狭窄的楼道里不停地飞来飞去。“肯定是从楼道窗户进来后飞不出去了。”我并未在意,随手推开了那扇窗户。第二天,我惊奇地发现,在靠着楼道那扇窗子的拐角处,多了一些小小的泥巴。我恍然大悟:要有新“邻居”了!别说,这位置还真不错,临窗、靠角,还是顶层,除了我和对门的邻居,没有他人打扰。燕子在村庄筑巢时,一般不会选择无人居住的房屋,老人们常说,有燕子筑巢的人家人气旺。所以,小燕子也就成了人们心

中喜庆的象征。燕子筑巢,在农村较为常见。燕子在楼道里安家,我还是第一次见。望着“入乡随俗”的这对小燕子夫妻,每天关注它们的“工程”进度,自然就变成了我的乐趣。不久之后,随着两只小燕子飞进飞出的辛勤忙碌,用泥巴一点点搭建的“爱巢”完工了。小窝不大,呈半边碗状,外形疙疙瘩瘩的,看上去很结实,里面还铺有一些枯草。望着它们的新居,我心里也特别高兴。作为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我生怕打扰它们,出门时都是小心翼翼的,尽量放轻脚步。刚开始时,燕子听到开门声就会飞走,现在,情况有所改观了。慢慢地,我逐渐摸出了规律,大多情况下,燕子清晨的时候会在附近盘旋,中午一般就飞走了,傍晚的时候再回来。某天夜里,哩哩啦啦的下了一阵雨。隔天早上,我发现巢内空空的,周围也没有它们轻盈的身影,并且一整天都



没看到,我不由担心起来,生怕出现意外。直到黄昏时,突然听到窗外传来悦耳的“啾啾”声,电线上,又看到了那两个熟悉的小身影。最近有些反常,经常看到有一只燕子扑开翅膀趴在窝里,另一只则在窗口飞来飞去,难不成这对夫妻要孵蛋了吗?我心里不免多了些许期待。几天之后,果然看到窝里有了鸟蛋,虽然看不太清楚,但至少有三个。今天中午,我意外地发现,两只燕子相互依偎着并排趴在爱巢里,一下子让我特别感动。我猜想,每天看到的那只应该是雌燕,看到“爱妻”的辛苦,“丈夫”送上了贴心的呵护。期待某一天,那小小的鸟巢里会探出几个小脑袋,张开稚嫩的嘴角,“叽叽叽”地抢食吃;期待小燕子早日飞出小窝,用悦耳的声音去渲染大自然,用灵动的身姿去点缀天空!

人间烟火

盐味

□宋晓华

过去,在农村有很多村民会把下饭用的菜称为“盐味”。顾名思义,菜只要有盐,咸就行。一年四季,饭桌上的菜主要以咸菜为主,青菜都是应季的,如果碰巧来了客人,就会再加鸡蛋、豆腐什么的,鱼肉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着。在我的家乡,“盐味”的主力军一般是用蔓菁(又称“辣疙瘩”)腌制。秋天蔓菁收获后,家家户户洗刷好咸菜缸,然后找一个晴朗的天气,将蔓菁洗净晾干,挑出大一点的剖开备用。烧一大锅开水,放入粗盐化开,开水凉透后,连同准备好的蔓菁一起倒入缸内,封好口。大约一个月后就可以食用,一个缸一般能盛上百斤咸菜,一家人可以断断续续吃上一整年。那时候,住校生每周日离家时的标配是一个包袱皮,一个大罐头瓶子——包袱皮用来装煎饼,罐头瓶子用来盛咸菜,且一带就是一个星期的。学生带的咸菜,也是五花八门。一般人家,从缸里

捞出两个辣疙瘩,切一切就直接带着;讲究一点的用油炒一炒;条件好点的则会加上点肉丝。也有连咸菜也吃不上的,直接把盐碾细,在锅里炒一炒,纯粹带点“盐味”。后来,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饭桌出现了食用酱,颜色黑乎乎的,形状像块软面团,应该是豆制品,另外还有豆腐乳、干咸鱼等,也都是以咸为主。在这些“盐味”中,自然是以咸鱼最受欢迎,也最为金贵。咸鱼都不大,一般在十厘米左右,干巴巴的,用少量的油煎熟后,鱼身颜色金黄,味道咸香,非常下饭。当时有一种咸鱼,头部有两颗白色的、绿豆粒大小的小硬骨,一不小心就会咯到牙齿,但我仍然不会放过,先小心翼翼地用小硬骨弄出来,再美滋滋地把鱼头吃掉,并美其名曰:吃骨补钙。实际上不过是因为家境不富裕,舍不得丢掉罢了。毕竟骨头也是荤菜——多少沾点肉味啊!

咸菜当然不仅仅是咸,它也是有香味的。记得吃咸菜最香的一次,是某天下了晚自习回到宿舍后,肚子“咕咕”作响,想吃点东西,可除了咸菜没有其他选择。于是,我倒上一缸白开水,吃一点咸菜,就一口开水……随着咸味淡去,一种菜蔬的清香慢慢溢满口腔……如今,人们饭桌上的菜品丰富,鸡鸭鱼肉,尽可享用;式样也多,冷热荤素随意烹调,再也不用着顿顿就咸菜下饭了,因此也很少有人把菜品称为“盐味”。但于我而言,或许是咸菜自身的魅力,或许是儿时咸菜吃太多导致味觉有了记忆,亦或是心里不愿忘掉那一段岁月……总之,我还是会时不时地吃上一点咸菜。当然,这咸菜不是自己腌制的,而是从商店里买的。妻子把它用水泡一泡,去盐,加上佐料再炒炒。这样炒出来的成品咸味自然淡了许多,可那股清香的滋味还在,依然是记忆深处的“盐味”。

琅琊放歌

童年的旋律

□徐依凡

一片芽 一朵花 越来越多  
粉饰了整个世界  
六月的美都在这里  
可以看见许多的可爱的脸庞  
倾听花开的声音  
一张张笑脸簇拥着欢乐 随之而来  
想起记忆中那些天真烂漫的往事  
花的梦吃 致敬绚烂的色彩  
炙热的光影里装下最纯真的心事  
幼小懵懂的花正无畏绽放  
仿佛所有的美景都因他们而夺目  
仿佛所有的生机都因他们而勃发  
你看 那些稚嫩的生命呐  
正在缓缓顶破土层 伸展向上  
弹一首童年的曲子  
或清澈 或空灵  
来回跳动的音符里  
数不清的苗苗承载着未来的希望  
正肆意地接纳阳光和雨露

我似乎听见了他们的呼喊  
此时 所有的花都在阳光下盛开

阳光像风一样

□滕瑞娟

今天的阳光像风一样  
吹拂着记忆的尘物  
水缓缓地梳理时光  
鱼也获得自己的明亮  
在古建筑书写的石板街  
甘蔗和青果,两个绝世的爱人  
正在敲打行人的足音  
人们的生活,渐渐趋向饱满  
古老如一部秋风的辞典  
让争先恐后的人在前面走吧  
我留在这 灵魂在水面下观察

被旷野拥抱的  
是一片经过加持的土地  
风来过 又走了  
笙箫诉说着无尽的悲欢  
他丈量出此处的暖  
比月色厚 比人生浅

太阳风吹过  
心里唱响了红彤彤的恋歌

月光下的那一抹红

□徐小叶

月光下  
拨动心弦的那一抹红  
温存在无际的星空  
犹如细雨  
去唤醒一颗颗  
在平凡中努力的心灵  
月来疏影 花满缀枝头

《逸文》由本报编辑部  
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

